

关于斯大林問題

二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編 委 組 公 用

关于斯大林問題

二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关于斯大林問題

二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frac{5}{4}$ · 字数 12,000

1963年9月第1版

196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1·756 定价(四) 0.10 元

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的階級，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作出定論。但是，在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範圍之內，多數人的意見其實是相同的，他們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越來越懷念斯大林。就是在蘇聯，也是如此。我們同蘇共領導人的爭論，是同一部分人的爭論。我們希望說服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進革命事業。這就是我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赫魯曉夫同志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違反列寧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完整學說的，是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

蘇共中央公開信對我們提出的原則性的論據，避而不答，只是給中國共產黨人扣上了什麼“個人迷信維護者

和斯大林錯誤思想的傳播者”的帽子。

列宁在反对孟什維克的时候說過：“不回答論敌的原則性的論据，硬給論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爭論，而是謾罵”。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态度同孟什維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苏共中央公开信用謾罵来代替爭論，我們却要用原則性的論据，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苏共中央公开信。

偉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階級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領袖。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現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無論从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上說，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說，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認識和对待斯大林的問題，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評價問題，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的問題，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經驗的問題。

赫魯曉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

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如果誰对斯大林的評價和苏共领导不同，誰就不仅被认为是“维护个人迷信”，而且是“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經驗的国际意义，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評價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呢？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績和錯誤；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錯誤的。这些錯誤，有思想認識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場，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錯誤，而不是凭空加給他的所謂錯誤，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历来反对采取錯誤的立場、錯誤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評。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經为反对沙皇制度和傳播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維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經为准备一九一七年

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經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

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結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偉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錯誤。斯大林的錯誤，有些是原則性的錯誤，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錯誤；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錯誤，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沒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錯誤。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問題上，离开了辯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脫离了实际情况，脫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問題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須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錯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經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錯誤。他在党和国家組織中，沒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違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錯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錯誤的主意。这些錯誤，給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損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績和錯誤，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績同他的錯誤比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認識、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錯誤的同时，必須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錯誤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訓，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經驗，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經不止一次地指出，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錯誤但仍不失为偉大的无产階級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飾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錯誤，而是通过他們的錯誤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錯誤，应当符合革命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錯誤，只是“幸災乐禍”、“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諷刺修正主义者說，“鷹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鷹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偉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

們犯過錯誤，但他們始終是“鷹”，而修正主義者，則是“工人運動後院糞堆里”的一群“雞”。

倍倍爾、盧森堡等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遠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個歷史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的領導人，對他的評價，應當更加慎重些。

蘇共領導人指責中國共產黨為斯大林“辯護”。是的，我們是要為斯大林辯護。在赫魯曉夫歪曲歷史、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情況下，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我們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要起來為斯大林辯護。

中國共產黨為斯大林辯護，是為斯大林的正確方面辯護，是為十月革命創造出來的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光榮鬥爭歷史辯護，是為蘇聯共產黨的光榮鬥爭歷史辯護，是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勞動人民中的聲譽辯護。一句話，是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辯護。不僅中國共產黨人要這樣做，一切忠實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人，一切堅決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經或者正在這樣做。

我們為斯大林辯護，並不是為他的錯誤辯護。對於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中國共產黨人是早有切身體會的。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曾經犯過“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綫錯誤。這些錯誤，從國際方面的原因來說，有幾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響下產生的。早在二十年代

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澤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終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主張，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負責，所以我們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評我們自己的犯了錯誤的那些同志，而沒有把責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們进行批評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訓，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錯誤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們不改，也可以等待他們在实践經驗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們不組織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們采取的方法是党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結的願望出发，經過批評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們认为，这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赫魯曉夫同志和苏共其他某些领导人，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們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活动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盘否定；

他們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

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

他們不是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總結經驗教訓，而是把一切錯誤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編造的所謂“錯誤”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們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用煽动的、蠱惑人心的語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盜”、“賭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當我們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語的时候，我們实在担心弄髒自己的紙笔。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說，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內，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嗎？偉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說，偉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內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經驗，不是无产階級专政的經驗，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統治下的經驗嗎？偉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强盜”。这岂不是等于說，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經在一个长时期內，是以一个“强盜”为首的国家嗎？偉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說，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經是以一个“混蛋”为其領袖的政党嗎？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白痴”。这岂不是等于說，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偉大苏联軍隊，曾經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統帅的軍隊嗎？光荣的苏軍将士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凶手”。这岂不是等于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內竟然把“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共产党人在內，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賭棍”。这岂不是等于說，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經是以一个“賭棍”作为自己的旗手嗎？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內，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这样咒罵斯大林，是对偉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軍隊的莫大污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

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魯曉夫，現在这样挺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罵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凶手”、“强盜”的同謀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

赫魯曉夫这样咒罵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罵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赫魯曉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維埃制度，反对苏維埃国家。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語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等叛徒，都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人們正是应当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段話来質問赫魯曉夫：“对偉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殘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偉大成果、在建設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說得出这种話”！

列宁在《謾罵的政治意义》一文中說：“政治上的謾罵往往掩盖着謾罵者的毫无思想原則、束手无策、軟弱无

力、惱人的軟弱無力。”那些時時刻刻都感覺到斯大林的陰魂在威脅着他們的蘇共領導人，不就是用謾罵斯大林來掩蓋自己的毫無原則、束手無策和惱人的軟弱無力嗎？

絕大多數蘇聯人，不贊成這樣謾罵斯大林。他們越來越懷念斯大林。蘇共領導人嚴重地脫離了群眾。他們時時刻刻感覺到斯大林的陰魂不散，在威脅着他們，其實是廣大人民群眾對於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滿意。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至今不敢拿出來同蘇聯人民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見面，其原因就在於這個報告是一個見不得人的報告，是一個嚴重脫離群眾的報告。

特別值得人們注意的是，蘇共領導人在百般咒罵斯大林的同时，却對艾森豪威爾、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罵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却恭維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都“得到絕大多數美國人民的支持”！咒罵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頌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明智”！一面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口誅筆伐，一面對帝國主義的头子頌揚備至，這種現象難道是偶然地聯繫在一起，而不是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必然邏輯嗎？

赫魯曉夫如果不健忘，就應該記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眾大會上，曾經正

確地譴責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說：“他們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們全体，攻击工人階級，攻击劳动人民！他們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學說！”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頌斯大林是“偉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偉大的天才、导师和領袖”，“偉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誠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

人們如果把赫魯曉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話，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話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評價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

赫魯曉夫如果不健忘，当然應該記得，在斯大林領導时期，正是他自己，特別积极地支持和执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魯曉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會議上說：“我們党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們党中央委員會的坚定領導，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領導。……我們將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揚灰。”

赫魯曉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輔州第四次党代表會議上說：“雅基尔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烏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資本家引到这里来。……我們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

的敌人。因此必須提高警惕。我們应当牢牢記住斯大林同志的話：只要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敵人就會派遣間諜和破壞分子到我們這裡來。”

在斯大林領導時期，曾經參與了黨和國家的領導的赫魯曉夫，曾經積極支持和堅決執行了當時肅反政策的赫魯曉夫，為什麼把斯大林領導時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並且把一切錯誤都推給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千二淨呢？

斯大林做錯了事，是能夠做自我批評的。例如，他對中國革命曾經出過一些錯誤的主意，在中國革命勝利以後，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對於清黨工作中的一些錯誤，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聯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也是承認了的。而赫魯曉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作自我批評，他只知道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

赫魯曉夫的這些丑惡的行為，發生在現代修正主義泛濫的時期，並不奇怪。正如列寧在一九一五年批評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背棄馬克思主義的行為時所說：“在講過的話可以忘記、原則性可以喪失、世界觀可以拋棄、決議和莊嚴的諾言可以扔到一邊的今天，發生這種事情是不足為奇的。”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來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證明，由於蘇共領導全盘否定斯大林，已經招致了何等嚴重